

中华历史人物传记大系

5

主编 / 骆秉全

现代

XIANDAI
HOUHEI
XIAOXIONGBAIZHUAN

绝对真实

梟雄全传

维文出版社

964

中华历史人物传记大系

现代枭雄全传

(第五卷)



A1002367

维文出版社

目 录

关东梟雄 奉系悍将——吴俊升	(1)
----------------------	-------

在天生我材必有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民国时代，吴俊升——一个大字不识、粗莽凶狠的武夫，凭着勇猛善战和阿谀奉承、媚上欺下的厚黑权术，竟然成为堂堂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一省的土皇帝。在旧中国官场这个大酱缸里，吴俊升学会了巴结权贵、见风使舵的各种手法，他原与张作霖平起平坐，明争暗斗，在张崛起成为东北王之后，吴俊升抱住张作霖的大腿，溜须拍马：助奉张称霸东北，逐鹿中原，战败郭松龄，屠杀大刀会，跻身于奉系集团重要将领，由清朝的“勇将”变为民国的“福将”，势焰日炽，声名远扬。

吴俊升有钱就抓，巧取豪夺，军阀中只能属二流，敛财上却堪为上乘，其财富比军阀首富张作霖竟高出近三倍；堪称全国最大的富豪之一；四大爱好：声、色、猴、马，令人捧腹……就是这样一个货色，统治了黑龙江达七年之久。然而，日本人在皇姑屯埋下炸弹，一声

巨响将张作霖和吴俊升送上西天，应验了与张作霖“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话，终于被历史大潮无情抛弃。

出生入死 剿土匪小马倌成为“四大重镇”之一	(2)
厚黑有术 冤家变死党	(7)
吴青天？无青天？	(21)
心狠手辣 肆意屠戮	(31)
为奉张卖命 以忠义自居	(35)
昏天黑地 马上治龙江	(39)
敛财有术 富可敌国	(47)
一同被炸 誓言成真	(63)

翦灭群雄成霸业 出师未捷身先死——“四川王”刘湘 … (68)

袁世凯死后，全国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刘湘在绵延十七年的四川军阀混战中，不断扩充速成系集团势力，最后翦灭川中群雄，成就了“西蜀”霸业。蒋介石取得中央政权后，开始了强干弱枝的行动。他利用刘湘统一四川，又把矛头对准这个席不暇暖的“四川王”，蒋刘矛盾迅速激化。抗战爆发后，刘湘担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率领十几万川军出川抗日。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逝世，郭沫若送有挽联，哀其“出师未捷身先死”。死亡鉴定书上标明他死于胃溃疡，但实际上其死因疑问一直留存至今，没有一个圆满的说法。

弃文从武	青云直上占地盘	(69)
争权夺利	以退为进归乡园	(72)
东山再起	重掌军权操川局	(81)
投机附蒋	借口“安川”打败刘文辉	(88)
六路围攻	堵截红军入川境	(96)
割据称雄	卧榻之侧不容他人睡	(103)
虚与委蛇	内防外联暗抗蒋	(105)
夹缝图存	联共结友借以自卫	(110)
请缨抗日	出师未捷身先死	(113)
众说纷纭	死因永远是个谜	(117)
昙花一现复辟梦——“辫帅”张勋导演的闹剧		(121)

江山易主，改朝换代，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犹如滚滚长江东流水，时而也会泛起逆流的波浪。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没有彻底扫清“遗老”、“遗少”的复辟梦，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窥伺方向，磨刀霍霍，企图东山再起。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跳出了一头兴风作浪，掀起复辟狂潮的“水怪”——张勋。

张勋借“调停”之名。率领“辫子军”北上，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进驻京城后成为实际掌权者。这位“太上总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孤注一掷，打起龙旗搞复辟，拥戴废帝溥仪登基，惹得天怒人怨，被讨逆军打得落花流水，历时几天的复辟闹剧也成了过眼烟

云……

投军发迹	市井无赖成提督……………	(122)
仇视革命	烧杀淫掠洗劫南京……………	(124)
割据徐兖	阴谋策划梦想复辟……………	(126)
讨价拿把	率军北上搞调停……………	(132)
屯兵京城	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	(144)
八面威风	进驻北京成为“太上总统”……………	(151)
孤注一掷	打起龙旗搞复辟……………	(154)
天怒人怨	全国卷起讨伐复辟风暴……………	(158)
不堪一击	落花流水梦难圆……………	(168)
湖南屠夫——何键……………		(177)

何键由收编游杂部队起家，他有一种强烈向上爬的欲望，先是投奔国民革命军，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战争中得到好处，七混八混当上了军长。在蒋桂争夺、战争频仍的环境中，他先是附桂，夺取了湖南省主席的宝座。当桂系处于劣势时，马上附蒋，使出浑身解数，抱住蒋介石的粗腿，好不容易才保住位子不失。

何键主湘近九年，是民国以来主湘时间最长的一人，在他主持湘政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基本上把精力都用在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之上，都用在对付苏区和红军的疯狂围剿之上，无所不用其极。

何键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穷兵黩武，豢养着一支

目 录

空前庞大的军队，对基层实行严密的法西斯控制，对人民群众经济上进行严酷的搜刮，把一个好端端的鱼米之乡弄得民生凋敝，人民群众陷入贫困的深渊。

蒋介石要全部控制湖南，何键则依然想成为湖南的霸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哪是蒋某人的对手，一纸内政部长的委任书，便轻轻剥夺了手中大权……

白卷书生	收编游勇成旅长	(178)
清党反共	残酷屠杀革命党人	(179)
投靠桂系	窃取湖南省主席大权	(184)
肆无忌惮	继续扑杀志士仁人	(188)
叛桂投蒋	帮助蒋介石打桂系	(190)
围追堵截	何键这条恶狗死盯着红军咬	(197)
主湘九年	是非功过自有评说	(208)
一纸调令	当上了中央内政部长	(216)
蒋介石用计	瓦解何键军事集团	(223)
戕戕孑立	形影相吊	(227)

人尽可诛的政坛变色龙——“新疆王”盛世才	(230)
----------------------------	-------

盛世才虽为一武夫，但其心计之深沉奸诈，谋略之诡谲无常、手段之阴损恶毒，令众多政界厚黑高手们自叹弗如。从一个小小的军事参谋到割据一方的封疆大吏，盛世才选择了一条最易成功的登龙捷径。

他在羽翼未丰之时对督办金树仁极尽谦恭，溜须拍

马、唯命是从；在其被叛乱者四面夹击之后，手握重兵的盛世才临战倒戈，以恶虎扑食之势率先夺取了新疆军政大权。为了巩固地位，他以各种妄加之罪滥捕滥杀，几乎将所有政敌屠戮殆尽。对于那些帮助其政变的实力派人物，他亦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先是东北军骁将，而后是归化军首领，就连自己的亲生兄弟也一同沦为刀下之鬼。

盛世才为了能长期统治新疆，不断迎合形势、改头换面，以突显自己的先进和革命性；他时而投靠苏联，声言自己是忠实的马列信徒；时而又委身于老蒋的膝下，声称自己无比崇拜三民主义。他一边大张旗鼓地号召联俄联共，一边在幕后谋划陷阱，磨刀霍霍。

在斯大林和老蒋之间耍足了花招的“变脸之王”最终被戳穿了奸计，灰溜溜地逃离了其盘踞十二年的新疆。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前程……

位卑志大 远走边疆觅良机	(231)
趁乱取天下 手握大刀向政敌	(237)
借助苏联红军 辣手铲除异己	(245)
故作高姿态 联俄联共非真心	(257)
撕去假面具 制造冤案滥杀无辜	(265)
各怀鬼胎 与老蒋勾心斗角	(277)
奸谋败露 逃之夭夭	(285)

贵州军阀——王家烈	(291)
-----------------	-------

目 录

王家烈由士兵到下士，副班长……逐步爬向高位，他在协助周西成担任贵州省省长兼二十五军军长之职的过程中，竭尽效力，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提升为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周阵亡后，其妹夫毛光翔由副军长升任为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长，王家烈被升为副军长。

王家烈被蒋介石拉拢后，积极扩充部队，羽翼逐渐丰满，于1932年兵不刃血，入黔主政。最终为蒋介石所算计，乖乖下台。

新中国成立后，王家烈当选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历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中苏友协理事等职。

投笔从戎 遇知己提系屡升迁·····	(292)
投靠蒋介石 自身实力迅速增强·····	(295)
兵不刃血 入黔主政·····	(297)
内外交困 苦撑黔局·····	(299)
蒋介石步步进逼 王家烈乖乖下台·····	(303)
弃暗投明 晚景无限好·····	(306)

关东梟雄 奉系悍将

——吴俊升

点评：

在天生我材必有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民国时代，吴俊升——一个大字不识、粗莽凶狠的武夫，凭着勇猛善战和阿谀奉承、媚上欺下的厚黑权术，竟然成为堂堂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一省的土皇帝。在旧中国官场这个大酱缸里，吴俊升学会了巴结权贵、见风使舵的各种手法，他原与张作霖平起平坐，明争暗斗，在张崛起成为东北王之后，吴俊升抱住张作霖的大腿，溜须拍马：助奉张称霸东北，逐鹿中原，战败郭松龄，屠杀大刀会，跻身于奉系集团重要将领，由清朝的“勇将”变为民国的“福将”，势焰日炽，声名远扬。

吴俊升有钱就抓，巧取豪夺，军阀中只能属二流，敛财上却堪为上乘，其财富比军阀首富张作霖竟高出近三倍；堪称全国最大的富豪之一；四大爱好：声、色、猴、马，令人捧腹……就是这样一个货色，统治了黑龙江达七年之久。然而，日本人在皇姑屯埋下炸弹，一声巨响将张作霖和吴俊升送上西天，应验了与张作霖“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话，终于被历史大潮无情抛弃。

出生入死 剿土匪 小马倌成为“四大重镇”之一

吴俊升，原名兆恩，字秀峰，后改名俊升，字兴权，号子琴。1863年11月21日生于今辽宁省昌图县老城乡长青村兴隆沟一个贫苦农家。祖籍山东历城，世代务农。咸丰末年，山东年景不佳，吴家为生计所迫，外出谋食。其祖父吴天福迁到关外，落户昌图北。父吴玉、母李氏，生4男4女。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昆弟中居长。二弟吴兆荣，后改名俊武，为吴俊升同胞手足，三弟吴兆巨，后改名吴俊隆，小弟吴俊卿，皆吴之异母兄弟。吴俊升“幼时近不慧，涕唾盈握，父玉颇不喜”。吴俊升5岁时，随父迁居昌图府郑家屯。其父在蒙古马市上当马贩子。受父熏陶，吴俊升长大后也以贩马为业，而耽赌博，混迹于宵小之中，是一个不事正业、不服管教的流氓无赖之徒。吴俊升生长在一个贫苦农家，因而失去就学机会，七八岁就开始执鞭给当地王大家放牛马，一年挣得白银一二两，以补贴家用。每天晨曦微明他就驱赶畜群在草原上放牧，迨夜幕降临时，才能收拢畜群回到主人家。这个穷“马倌”衣衫褴褛，鼻涕“过河”，伙计们都不愿与他同桌共餐。由于只有一条露肉的裤子遮体，换洗时他只好躲在水泡子里遮羞。

当“马倌儿”，夏天还算好过，冬天可就更苦了，不是缺衣就是少帽，难以御寒，所以，经常冻坏手脚。有一次，吴俊升的嘴被冻坏了，还落下了个后遗症。从此，他的嘴再也闭不严了，口水长流，胸前总是湿乎乎的一大片，而且还影响了发音，一说

话总是“呜一鸣”的，所以，人们给起了个不雅的绰号——“吴大舌头”。而且，在东北，提起“吴大舌头”，可以说是男女老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好在吴俊升是个天生的乐观派，对此并不知愁，也不以为苦，放马时，他仍是追兔子抓鸟、逮蝥蛄捞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有些事往往是有所得亦有所失、有所失亦有所得。这一段艰辛的“马倌儿”生活却使吴俊升得到了一些意外的收获。首先，他学会了一手高超的骑马和相马的本事。他虽然个子小，还够不着马背，但他有股子虎劲，不怕摔，而且还善用“就坡骑马”之技，所以，也就渐渐学会骑马了。后来，由会而精，竟可以不管多么烈性的马，都能制得服服贴贴。由于终日与马为伍，渐渐使他对马了如指掌，好马坏马，一眼就看得出来，活脱脱地成了一个伯乐。其次，牧马人的生活也锻炼了吴俊升的胆量和勇气。那时，东北地旷人稀，荒原水畔，野狼成群，而草地上的马群又很招狼，所以，放马的人必须胆子大，非但不能怕狼，而且还要敢于和狼打交道，把它赶走。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后来，吴俊升之所以能以胆大勇猛著称，和他的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不无关系。

大约在吴俊升 15 岁的时候，兴隆泉村北面的鹭鹭林镇准备成立一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保安小队，要征召 30 名年轻人当队兵，所需枪、马等向当地的大户摊派。吴俊升此时已经知道考虑自己的前程了。他想：种地这个行当，脸朝黑土背朝天，顺着垅沟找豆包，太苦，太累，还太穷，而且又没有出人头地之日，所以，断不能干一辈子，一定得想出个别的出路。同时，他对自己是块什么材料倒也是有一个颇为客观的估量。他知道自己没念过书，所有对与舞文弄墨、咬文嚼字有关的差事都一窍不通；做买卖又没本钱，况且也没长那个脑袋。然而，天生我材必有用，

自己的长处是身强体壮，胳膊粗力气大，骑术精良，就凭这些，当个骑兵是没有问题的，说不准儿还会就在这条道上飞黄腾达呢！当时，虽然有那种“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话，但如今也顾不得这些了。于是，吴俊升就到鸳鸯林镇去报了名。招兵的见他岁数虽然小，但人却长得和大人一样高，而且还有那么一股子虎劲儿，所以，就把他收下了。

吴俊升当上了骑兵，真是如鱼得水。且不说马鞍破，人还是满有精神的。他膂力过人，马术精湛，又有一股子不怕死的猛劲儿，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不打垮敌人不罢休。郑家屯附近时有打家劫舍的蒙古人的骑匪出没。这些骑匪不但骑术精、枪法准，而且善用套马杆，打仗时，他们先用长长的套马杆把对方套住，然后拉下马来，再挥刀砍杀，不少官军就这样丧了命。但这一着对吴俊升却不灵，因为他力大过人，蒙匪虽然可以把他套住，却不能把他拉下马，三拽两拽，自己反被拉下了马。这样的事有过几次以后，蒙匪都很怕他，望而生畏，一见骑一只眼的马、配一只木头鞍子的吴俊升过来，便纷纷逃避，不敢与之交手。因此，吴俊升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他二十四五岁时，终于当上了班长，成了兵头将尾；34岁时，当上了把总（相当于连长），竟成了带兵百余的军官。

吴俊升不但打仗勇猛过人，而且也颇用心计，所以，他并非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他没有读过兵书战策，却能成功地运用“欲擒故纵”之计。有一次，一大股土匪要进攻八面城。八面城的乡绅商请官军协助防守，于是，吴俊升奉命率部进驻了八面城。土匪听说前来驻防的官军只有100多人，就没有太在意，仍一意孤行，按原计划攻城。他们先在东门外摆好阵式，准备进攻。吴俊升在城上一看，土匪足有400多人，而且装备精良，手中拎的清一色的都是俄造大子连珠枪。而他自己的队伍虽是正规

军，装备却远不如土匪，所用的大枪都是过了时的汉阳造单响来复枪。如此的力量对比，虽有围墙作依托，也难以取胜。这时，吴俊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命令部队马上从西门撤出，并且故意做出慌慌张张的样子。八面城的老百姓见此情景，都暗中骂吴俊升徒有勇猛的虚名，原来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土匪们一见官军退走，也认为吴俊升害怕了，遂大摇大摆、乱哄哄地进了城。匪首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下令三天不点名。于是，众匪大肆抢劫，狂吃滥饮，毫不戒备。到第三天晚上，匪徒们仨一帮，俩一伙，胡作非为，而吴俊升却率部悄悄摸进了城，突然开火，猛冲猛打。土匪们猝不及防，被打得死的死，逃的逃。当地乡绅这才如梦初醒，齐声赞扬吴俊升为民除害，胸有良策。这样，吴俊升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吴俊升不但打起仗来有勇有谋，而且在如何取悦上司方面也今非昔比，大有长进，一点也不外行。二十多年的行伍生涯，使他仅留下一个粗俗鲁莽的外表，而朴实、憨直的性格却丢得一千二净，学到的是如何欺下媚上的手段。这一切都为他步步高升铺平了道路，创造了条件。此后的几年里，他官运亨通，不但连年提升，而且越级提升。1898年，吴俊升以把总带队讨伐海龙、通化地区的土匪，因功越过“守备”一阶直接提拔为都司候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以都司候补衔任辽源总巡，驻防要地郑家屯。当时，土匪乘日俄火并、兵荒马乱之机，猖獗活动。其中，报字“双如意”的一伙土匪200余人，为害最烈。他们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有日本人撑腰，所以横行无忌。8月24日，日本人高如龙、松得胜二人带着两名随从到郑家屯见吴俊升，声称他们已将“双如意”匪股收编为日本军队，须入郑家屯内登记造册，待领到饷银后再调走，请吴俊升准许。吴俊升听完他们的要求之后，断然予以拒绝，非但不许“双如意”匪股人

城，而且距城百里之内的范围也不许进入。两个日本人见吴俊升态度强硬，只好放弃无理要求，灰溜溜地离去。吴俊升为防不测，一面将此事详情禀报盛京将军增祺；一面令部下于城外险要之地设防扼守。不出所料，次日，探马来报，“双如意”带五六名随从要来郑家屯“医伤”。吴俊升闻后，立即带兵前去搜捕，“双如意”急忙远遁而去，再未敢进入吴俊升辖境。事后，增祺认为吴俊升对此事处理得十分恰当，既未引起中日纠纷，又驱逐了“双如意”匪股，因此对他褒奖有加，授以都司衔。

1905年，郭尔罗斯一带匪患严重，增祺曾派宝帮带率军征剿，但宝帮带征剿不得法，致使土匪越剿越多，当地民众苦不堪言。于是，当年12月，增祺乃派吴俊升往剿。他吸取了“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的教训，一面派士兵改装易服，设埋伏突袭股匪；一面派兵在各要点长期驻扎。土匪碰了几次钉子、吃了几次大亏之后，再也不敢在当地胡作非为，不得不流窜而走，从而使郭尔罗斯得以安宁。1906年2月，清军绿营改制，吴俊升及其所在部队被编入奉天省后路巡防营，他也被任命为帮统（副统领）。1907年，他在吉林讨伐土匪中再次立功，于是，又越超“游击”一阶而直接擢升为参将候补。1908年，由于统领马瑞禄调转黑龙江省，吴俊升升任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此后，他在蜂蜜山围剿土匪又得战功，越“参将”一阶而升为副将候补，并被授予“勇将”称号。1911年12月，清廷又擢升其为总兵候补。这个昔日的小“马倌儿”，从17岁入辽源捕盗营开始，奋斗了三十余年，终于当上了独镇一方的清军大员。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常常把农民起义队伍诬称为匪，但吴俊升所剿之匪确实确实是匪。他们和农民起义队伍绝不可同日而语，其主要成分既不是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苦农民，也不是“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式英雄豪杰，而是一些

兵油子、流氓恶棍、赌徒色鬼之类。他们烧杀掠抢，奸淫妇女，横行无忌，为害一方。匪患严重的地方，不但清王朝的法律失灵，就连起码的人伦道德也荡然无存。土匪把抓人叫“绑票”，把打人叫“拷秧子”，把杀人叫“撕票”，把强奸妇女叫“压裂子”……。这些叫法充分暴露了土匪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人类社会的文明完全被玷污了。这些地方也变成了禽兽肆虐的场所。因此，不少地方的民众过着日日夜夜都提心吊胆“躲胡子”的悲惨生活。当时，剿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边要各处，人烟寥落，林木阻深，夏则瘴雾弥空，冬则坚冰遍地，匪徒因得啸聚其间，恣行劫掠。迨官兵一至，其弱者散居闾里，无可穷追；其黠者，铤走山林，显然对抗。在军士等随时侦捕，冒险进攻，其艰苦情形，实不殊于前敌”。在这种情况下，吴俊升不畏艰险，英勇出击，剿灭土匪，保一方平安，使当地民众生活不再动荡，生命不受威胁，应该说是合乎民意、顺乎民情的，是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的好事的。

吴俊升自从升任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后，在奉天省军界中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了。因此，他与张作霖、冯德麟、马龙潭等齐名，并称为奉天“四大重镇”。

厚黑有术 冤家变死党

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政局仍动荡不宁，帝国主义乘机唆使中国反动势力，阴谋制造暴乱。原清廷内务府大臣肃亲王善耆勾结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组织了宗社党，策动“满蒙独立”运动。他们支持蒙古反动分子喀喇沁王等招兵买马，拼凑“勤王军”，

妄图建立“满蒙王国”。1912年6月8日，日本陆军大尉松井清助等以领取农业机械为名，给“勤王军”送去50大车的枪械弹药，护送马队从公主岭行至郑家屯时，被吴俊升侦知，将其截获，悉数炸毁。双方交火时，打死日本侵略分子13名，土匪30人，叛匪9人，重伤松井。日本侵略分子仍贼心不死，继续武装偷运军火，均被吴俊升所部一一击溃。吴俊升此举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使其以失败而告终。

与日寇策动“满蒙独立”活动的同时，沙俄又支持内外蒙古叛匪在东北窜扰，蒙古图宾王为部下及众匪徒所拥立，再犯洮辽，败吴俊升于康平县辽阳窝堡间。辽源、掏鹿、西丰等地因之皆危。时俄使又通牒袁世凯，要他承认其独立，否则即武力解决。同时还遣人至吴俊升处游说，愿以东蒙古王位、上将军及赠军饷5万卢布相许，诱使吴俊升上钩，吴均拒之。

1912年4月，东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图郡王乌泰叛变，向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表示“诚心归投”，哲布尊丹巴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的第一路总司令。乌泰叛国活动早为东北当局察觉，为加强防务，奉天都督令吴俊升扼守洮辽一带，并拨陆军炮兵一队归其节制。袁世凯以讨伐蒙匪至难，令赵尔巽督饬吴俊升所部与左路巡防队4营、混成协骑兵2营、24镇1协，23镇1协共同反攻。东北当局在派兵的同时，还派员前往劝谕乌泰，并电准将该旗借款30万减免，而乌泰非但不遵从，反而于8月16日，在靖安县（今吉林省白城市）发布告示，“驱逐汉官”。吴俊升率马、步10营及山炮1营，计3000余人，自郑家屯驰赴洮南兜击，与黑龙江省都督宋小濂派出的许兰洲巡防队形成夹击之势。是时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亦宣布独立，派乌印军带叛兵千余人逼近广安府。赵尔巽仍主劝导，以息事宁人为